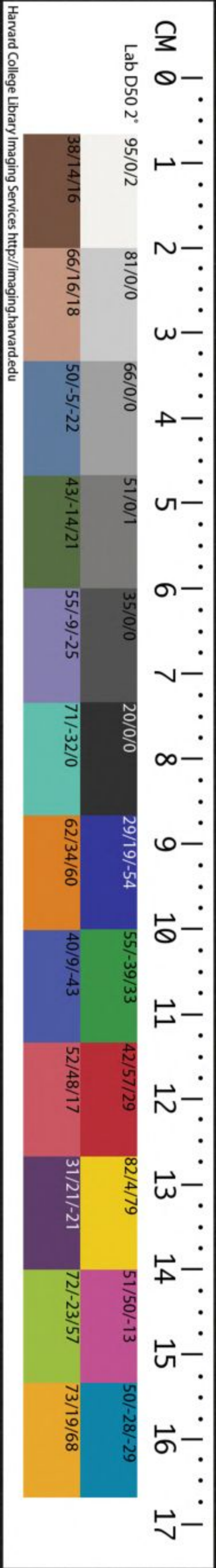


T 2511 / 1273.3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

27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按陳軫公孫衍亦見此傳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

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以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醜之

其妻曰嘻索隱曰音

隱曰古釋字

索隱曰音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傳醜兵北首燕路醜亦訓釋若依劉氏解

醒為酒則此云管
數百不服醒之訓
不通矣
王維禎曰舌在是
篇中骨子

茅坤曰描寫蘇秦
激怒張儀西入秦
處極工

嘻悲恨
之聲

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

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

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
音足容反然恐秦之

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

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

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

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

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
隱

曰按謂數設詞而讓
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賢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

又擡入一層

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

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

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

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

何等描寫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

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

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

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至此纔說出來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

蘇秦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
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
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
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
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
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
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
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

按陸賈傳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義與此同

楊循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崛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語語同
楊慎曰首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

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

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蘇君一段案。

假借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

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曰也。應前楚相答張儀。始吾從若飲。

索隱曰。若汝也。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

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

蜀相攻即此事也

王鑿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註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

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

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

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

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

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

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

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

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救。猶豫未能決。司馬

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

按此後俱襲戰
國策文亦少異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

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

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鞏，鞏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又有故鄠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

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鄠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

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

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羊腸韓上黨之路也。

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

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救兵勞衆

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

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

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

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

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

楊循吉曰：孔明之
定滇南諸夷而後
謀伐魏，即此意。

富民

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

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

正義曰饒

音膳同饒具食也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

天下不以爲貪。

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

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

我一舉而名實附也。

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

而又

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

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

論其故。

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

正義曰韓自知亾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

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

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

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

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

二年十月

遂定蜀。

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

貶蜀王更號

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

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徐廣曰一作革

與張儀圍蒲

陽。

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

降之。儀因言秦

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

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

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徐廣

其以大事攻以不事秦之辭以不事秦之辭以不事秦之辭

楊慎曰衡之說大抵與從之說相反從誇其國強則衡必敗其國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反以為利以不事秦之禍恐喝之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畧如此

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

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

楊慎曰自首至固戰場也言地狹兵寡而無險固敗言其弱不可保也自梁南與楚至四分五裂之道也言與一國而不與者攻明六國不可從之由故其下遂言從之不成也大王不事秦大王不聽臣兩節皆以兵威恐

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說梁形甚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

喝之使事秦也既
言事秦之利又言
不事秦之害且言
從人之不可信大
槩與從人之辭相
反

上桓音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

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正義曰河外即卷。

日河外即卷。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正義曰卷在河南衍地。

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

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

韓為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

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茅坤曰昔人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文字由戰國縱橫中來今驗之當是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鳩反。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

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

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

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

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

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

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

鮑彪曰魏瀾秦無阻固凡橫人之詞若可聽惟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亂動矣

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楊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

為後發口張本

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

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

徐廣曰：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在枝江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

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

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

黔中地。秦王欲遷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

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

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

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

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

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將以上庸之地

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六縣賂楚。正義曰：今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

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賢而夫人斥矣。不

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

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

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

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寧渠能者。

茅坤曰：此謂張儀雖相魏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從人者之失也。

蘇秦死而儀之說始焜耀于世矣。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

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應蘇秦傳

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

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

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

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

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

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

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

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

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

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

拒扞關。

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

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

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

北地絕。

正義曰。楚之北地絕。北境斷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

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

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

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

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

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本謀徐廣曰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

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

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

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戟夫

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

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春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曾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曾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

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邾

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

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

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

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

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

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

董份曰此語却是名言

楊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轉禍為福也

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謂襍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

賤人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跽科頭

駟案跽跽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徧舉一足曰跽跽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跽又音劬戰國

策作虎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駟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

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

兵之衆揆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揆向前後足跌於後跌

音烏穴反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裊以趨敵索隱曰徒跽也裊袒也左挈人頭

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

鮑彪曰。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說下。齊不知秦之無奈。齊何而輕事秦。故破其說者。特以強弱相形耳。至秦謂楚和親而韓魏趙亦已割地。齊不事秦。則禍立至。是直以威恐喝之。

雖欲毋亾。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為于偽反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

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

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救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救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遺秦為縱者。趙王也。趙王為宗盟之主。故言秦王之積忿。舍怒于趙。而以合兵請戰之詞。屬之于前。又以面相見相結之計。休之于后。故趙

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救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救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王慎而割地謝過也。茅坤曰：擯秦者趙為首，故儀之說趙獨以秦所啣者恐喝之。

楊慎曰：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董份曰：六國約從，特欲賓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弊，諸侯所以賓之者，適以成其王業耳。然以蘇之智略而不能慮此者，何也？曰：秦得地形而兵力強，蘇以口舌欲合六國而擯之，惴惴然惟

恐其兵之一日東出而敗，緣也。敢議攻秦，執蘇惟冀六國守後，目前無事而已。蘇實有用天下之才而徒激一時之富貴，無天下之志者也。豈暇深慮后哉。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

過之也。

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

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

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救甲凋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

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

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

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

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索隱曰：此午道。

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

告齊使興師

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

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

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

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殺欺先王，獨

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

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

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議矣

說燕王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以亾國事秦有援而無齊趙之患大抵雖及蘇秦之說而趙為燕之南蔽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君皆怵其言而聽之燕王曰寡人蚩夷僻處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嗟乎齊楚韓魏趙之君嬰兒哉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屢哄而愚美也

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即倒斗，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柄擊也。

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駟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摘。○正義曰：笄，今簪也。摩

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

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

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

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

州。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

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

鮑彪曰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震動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甲詞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弃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許應元曰：衡術固不勝後術，而文則佳。此一段尤佳。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

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

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賢重爭

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

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

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

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

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

其說，故其說不勞。

其說故其說不勞

王維禎曰：規張儀說六國其詞不窮

卒以相終初所謂

舌尚存者有賴矣

張之象曰：不叙陳軫色里而直曰游說之士此亦起首一例也如虞卿亦曰游說之士庶頗曰趙之良將李牧曰趙之北邊良將皆用此法

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之右予謂文亦出張儀

右

張耒曰：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

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

而身處于佚軫其說士之巨擘哉

鮑彪曰軫之亦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办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无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楚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办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

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弃。軫

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

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

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

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

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

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艷

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

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

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

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

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

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

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

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

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

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

吳師道曰軫為楚媾于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忠于為主者執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奉趙護帥帥與魏

戰敗績去楚絕齊時甚遠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于辭也

董份曰宜餘字句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曰臣主與王无異楊慎曰館豎子未

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賢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

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

子主謂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或作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

必有其人設言自好

王維棟曰救難卹鄰大義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利之乎

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

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

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

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

王所以賢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

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奔儀收韓而相衍

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

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

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

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

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中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

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

焚蹂而牽制也戰國策有云且燒炳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秦

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

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

渠君勿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

攻秦是其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

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

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

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

何孟春曰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不共攻秦燒掇焚杆而侵掠也王維禎曰君之國連燒掇焚杆不當截屬下句楊慎曰掇馬箠也杆蠶箕也楊慎曰犀首欲義渠君勿援秦也

陳仁子曰秦已死矣而儀且暴其短其不怨也可畏執且史迂直謂當時事之相類者率附之秦未必非儀實為之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乃起兵

公孫衍之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入

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

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

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

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

曰暴音步上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

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

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要之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汚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

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

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爲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捫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縱約於異日智者不爲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共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繫之也

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壓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緩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端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擴秦則言其強張儀欲六國爲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聳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爲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強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并然于衷而何待于疎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終

于知百歲後事
皆言其智也故
以智則樗里句
結之正與前秦
人號曰智囊句
相應

王鑿曰先下意甚
敬三字而後云以
其重秦自有節秦

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其人索隱曰

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

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

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

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

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竝不同取其城地入秦

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

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

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

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

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

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

險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
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
轂而馳至十九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
日而仇猶亡也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
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
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
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

茅贖曰徵以智伯
又徵以齊桓公而
後入正意切當事
情令人聳聽

按名曰衛疾二
句與號曰誅楚
二句自相對應

按胡行之說本為蒲畫策然樗里自為計亦不外是以故釋蒲勿攻正見其多智也

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亾

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

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楮里疾圍

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

守恐。請胡行。索隱曰胡行人姓名也。胡行為蒲謂樗里子曰

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

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

國之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

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亾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

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

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

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

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

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

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贖於衛。於是遂解蒲

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

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

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王維楨曰樗里子聽胡衍而釋蒲勿攻行以德衛受金而貴傳稱滑稽多智衍又其尤矣王常曰樗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虞胡衍頃頃見欺

唐唐曰按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與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爭之所能廢業疑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无至人故莫

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泔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于道故道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矢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計然難解

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卽州

萊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

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

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

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

歿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

堙洪水或是此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

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田汝成曰願王勿伐者非真勿伐欲與王定盟也

凌約言曰此下作
二段首先引曾參
事而以今臣之矣
數句結之既引張
儀梁羊事而以今
臣羈旅之臣數句
結之反覆錯綜自
合矩度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昔曾
參之處費。音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
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
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
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
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
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

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

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

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

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

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

茅坤曰却諛而後
成功
凌約言曰只息壤
在彼一句秦王之
疑頓釋矣筆力萬
鈞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窺周室死不恨之語

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

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毋宣太后楚女也。楚

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

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

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二十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

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

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

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

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

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

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賢向

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

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

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

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

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

按此段牽引向壽樗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見甘茂所以亡秦奔齊之故

按躬率私徒開於秦正前禽因覆車意

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

私徒以闕於秦闕烏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願

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

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秦

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

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向壽也言人曰賢其所以賢者賢王

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

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王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

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

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

王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

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

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

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

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

之變改則向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

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

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

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史記卷七十一 韓世家 七 付汝光

按穎川本韓地
楚取之故云寄地

徐廣曰秦昭王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穎川於楚。正義曰穎川許州也楚侵韓穎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穎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按楚歸穎川則楚韓請故曰安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亾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擣里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亾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王維禎曰甘茂
秦逢蘇代求入為
貧女之喻可鄙甚
哉

按代知茂必留
齊故言此耳不
為茂游說也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
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
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
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
陽城正義曰二殺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
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
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
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按秦因復甘茂
之家句足前餘
光振之意

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
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
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
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
幣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曰徐廣曰
蠓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寡人欲置相
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
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

按不廉戰國策
作奇廉

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
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越
藏禍心。搆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越
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
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
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按可字應前孰
可字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
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宰相向壽
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歿。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秦始皇帝使
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
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
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
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按莊子逸篇云
蒲衣八歲而堯
師之此言項橐
七歲為孔子師
古之至貧必有
師其名見經傳
間多矣蒲衣項
囊誠何如人列
女傳墨子生五
歲而贊禹言勿
悟者其最乎
按列子有問曰

出渚豈即項橐
耶

茅坤曰劫中事情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
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
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
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
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
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
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

信侯專。

索隱曰。應侯范雎也。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

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歿於

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歿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

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无礼不信視固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

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

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

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二音齎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

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

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

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

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

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

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

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甘羅年

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

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

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尤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

其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

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

乎誅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

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芊氏曰芊

其先

楚人姓芊氏

正義曰芊二爾反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

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

后先武王死

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

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宣太后二弟其

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芊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于嬴國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芊太后始也
王維禎曰敘同異父母文新
茅坤曰叙華陽君三人者發篇末范

古吳錢世傑寫沈玄易刻

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又號新城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索隱曰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

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

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

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

逐武王后出之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

魏亦事勢然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

一篇領袖且起范唯說案

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

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

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請以魏冉為秦相仇

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

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

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

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

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

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

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

南梁。○索隱曰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

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比自坐此困削悲夫

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

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

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不然必被秦欺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

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為湯

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

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

大謬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穰侯攻梁兵疲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

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

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

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

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

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

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

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温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

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

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

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

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按須賈剖析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家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

以伐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

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

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

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

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

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

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

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

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

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

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

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

按前云益封陶矣。此復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乘間而諛也。故太史公特下

於是字又下以
此時奸說數字
則穰侯得為知
幾之士乎

陳仁子曰苟為人
所間而欲奪其位
國威羈旅一也何
必范睢之于魏冉
乎

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
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
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
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歿。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
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

梁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
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
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
畔。逆昭王以偏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
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
國慮矣。而范睢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
哉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

曰在河南也○正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

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

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

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

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駟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明年白

唐順之曰策書體韓公楊葵奇碑類如此茅坤曰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及半而知起無外所矣何必杜郵哉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

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鄢鄧二邑在襄州。

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硤州。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

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

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

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

十里有絳州東。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

縣屬河內，在太行東。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

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

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韓公辭秦者，昭王十四年也。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今考晉書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按太史公於平
原君傳論其利
令智昏者以此

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

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

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

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

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

合相近。恐輪蘭聲相。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

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

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

○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四月。齕因攻趙。

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

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

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

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

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

為反間。曰。正義曰。間。紀莧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

茅坤曰。王齕以下
非白起本傳而附
載本末者。以秦陰
使白起將兵。遂有
長平之勝故也。

按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畧相同

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

黃震曰：按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誅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成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成，自秦而言，雖

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秦。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

殺之非其罪自公
理而言一必何以
盡其罪哉
茅坤曰以一說范
睢忌白起之心不
能不起矣

一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

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

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

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

鄆郢漢中。正義曰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

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

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

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

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

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王鏊曰次武安君
身應侯有隙如画

剄反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

剄也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

○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

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以白抽杜郵之劍也。

董份曰。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復卒二萬。于河攻陘。斬五萬。蓋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后所坑。斬計且百萬。

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慘雖夷族滅姓萬萬不足贖何啻哉而秦人憐之又何耶

按何晏之論甚當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必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平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抹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

捲音拳袒音濁莧反字亦作縱抹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

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

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

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

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

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

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

賁擊荆

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

荆兵敗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

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

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

史記卷三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七 洋

楊維禎曰余嘗疑
翦智將也必索六
十萬是翦聞力不
聞智也吁此翦之
智也信輩不知也
秦兵之強帶兵六
十萬翦使王空其
國以委我而後行
是翦以重而馭王
之輕也王之驕已
殺矣而必疑焉故
又舊請美田宅為
子孫後計有以辭
其疑此翦之所以
為智而非信輩之
所知也豈必六十
萬而後可耶不然
前日滅趙亦翦也
何未聞如是其衆
耶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
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
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
將軍果勢壯勇應前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
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蒙恬攻寢
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地名也索隱曰大破荆軍信又攻
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

索隱曰在汝南

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
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
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
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

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
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
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
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
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荆人因隨之

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

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

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

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

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

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

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蘇軾曰秦初遣李
信以二十萬人取
楚不克乃使王翦
以六十萬人攻之
蓋空國而戰也使
齊有中主具臣知
亡之無日而掃境
以伐秦以久安之
齊而入厭兵空虛
之秦覆秦如反掌
也吾故曰秦之不
亡者幸也非數也

凌約言曰與蕭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汗同意始皇諸將惟王翦得善其終者以矣

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菑。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

按兵法云：懈然後擊之。

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

張之象曰于傳末敘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敘事兼議論亦一例也

黃震曰按王翦為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

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起案}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美田者五輩後有勸蕭何田宅自汗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訊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徐廣}切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曰切及短字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遍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責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克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克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叩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劒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馬能以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太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

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柰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